

文化周刊

责任编辑:赵亮
新闻热线:(010)84151608
E-mail:grrbwhzk@sina.com

南京·博物馆——

又见江宁
情系红楼

本报记者 赵亮

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它存在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春节期间,素有六朝古都的南京城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来了久未归乡的游子。

鸡年新春,已在外工作十多年的闫冰每次回家过年,都会去逛逛博物馆、图书馆、爬一爬古城墙、逛一逛秦淮灯会。“无论走多远,我的根还在这里。家乡的山水与文化根植在我的灵魂里。”不仅如此,近年来一些公共文化场馆推出的春节活动也非常吸引人,年画展、写春联、非遗展示、特别展览、名家讲座等层出不穷。“欢度春节有很多种方式,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利用春节假期,带着老人、孩子走进这些文化场馆,和家人团聚的同时又增添了文化趣味,丰盈了内心。”

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南京(古称江宁)有很多名胜古迹,而今年的春节文化行,闫冰却首选了兴建不久、以展示《红楼梦》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

“就在春节前夕,听闻文化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去世的消息。而我是一个‘红迷’,拜读过冯先生的一些著作。所以光博物馆,也算是对老先生的一种缅怀吧。”

沿着长江路,国立美术馆、南京图书馆、总统府、六朝博物馆……依次林立,在这条古城南京最具文化特色街区上,明朝、清朝、民国相继在这里建都立府,明代的“词曲文化”、清代的“红楼文化”、民国的“建筑文化”和现代的人文艺术中心在这条不足2公里的街道上并存共生。历史与时空交错间,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传统为世人瞩目。

江宁织造博物馆位于长江路123号,设计者也是一位南京人——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由于是吴先生81岁高龄受邀为家乡创作的作品,该馆设计的主题被定为“白首相见江南”,其风格拟照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化形而来。

在大师精美巧妙的设计间,游人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早在1984年与2003年发现的两处考古遗址均与现存文献对江宁织造署及西园的记载不谋而合。经专家论证,最终确认了江宁织造署旧址所在。于是,建造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油然而生。江宁织造先后存续达260余年,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沧桑历程,其间,江宁织造府因南巡接驾而声名显赫;织造机房则造就了中国云锦工艺的巅峰与辉煌。在此期间,游人不仅可以领略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遴选出来的几百件珍贵文物史料,更是清晰再现了江宁织造府的兴衰脉络,为后人留下可叹可追的繁华胜景与无限遐想。实际上,它不仅涉及江宁织造府本身的历史,还包括与织造府有密切关联的历史巨著《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及曹氏家族的兴衰史。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好了歌》)身为“红迷”的闫冰,置身其中随处可感受到《红楼梦》中优美诗句表现的艺术意境如何巧妙的转换为建筑语言。经典诗词的动画语音展示、环绕立体康熙南巡图的生动呈现、《红楼梦》研究文献的数字阅览……为了使这个现代的外壳与内的历史片段有一个自然的衔接,需要再嵌入一些传统建筑元素。于是,吴良镛先生在建馆之初,就将设计理念定位为现代建筑立面与传统建筑围合庭院的“核桃模式”以及自然园林架于建筑托盘之上的“盆景模式”。站在园中,从南向北望去,建筑高低起伏、重重叠叠,宛若一幅立轴山水之盆景跃然于城市中。让闫冰最为感兴趣的就是全园的最高点——“栋亭”,相传在曹雪芹任江宁织造时,曾植栋树于制造署中,并筑亭于树荫下,名曰“栋亭”,坐小憩,教子(曹寅、曹荃)之所。后来,曹寅入宫为康熙伴读,后任内务府郎中、苏州织造等。因为其身世、经历与康熙的特殊关系,使其结交了诸多文人才子。而“栋亭”后来也成为聚会之所,使“东南才士咸乐游其门”,为康熙安抚、笼络汉族文人士子出力甚多。

回望在江宁织造旧址上建造的博物馆,闫冰感慨地说:“在现代洗练的外壳下,隐隐显现出其内在江宁织造府建筑的投影与轮廓,恰如核桃的裂缝,透过它可以看到历史的隐喻。”



资料图片

春节文化行, 心灵的另一种归乡

本报记者 赵昂

“庙会上竟然还可以玩冰雪运动?”这是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的80后陶先生,在北京龙潭庙会上的感触,排队交押金领雪圈的游客排起长队。五天的庙会时间里,这里的冰雪世界接待了超过3万名游客。

途径北京市东城区龙潭湖公园的8路公交车,与其它北京公交线路春节期间“可以躺着坐车”不同,车上人满满当当,到了龙潭湖一站,公交车又空了下来,绝大部分乘客,都是去赶龙潭庙会的。

庙会是北京地域文化之一,始于十到十一世纪,在明清两代达到鼎盛,不过,当时的庙会并不是只有在春节期间举行。庙会顾名思义与“庙”有关,人们逢年过节去庙里祈福,人流聚集,也就形成了集市。到了后来,一些没有庙的地方形成的集市,也被称作是“庙会”,比如厂甸庙会。

在鼎盛时期,北京庙会是“每月有会”,其中隆福寺、护国寺和白塔寺庙会是每月定期,大钟寺、妙峰山和东岳庙等,则是按传统年节举行。

在古代,不同地点的庙会,所出售的器物和文化活动也不同,隆福寺和护国寺庙会以百货为主,厂甸庙会以古玩字画居多,妙峰山庙会则在农历四月前半月举行,会有各种民间技艺表演。

“庙会可能是北京80后孩子共同的记忆,我很多

编者按:醒狮舞龙、非遗展示、游堂吟诗……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新春伊始,众多民俗民间的传统文化活动以既古老又现代的方式在各地展开。人们在春节热闹欢聚的同时,有机会与传统文化经典进行近距离接触,增添趣味、丰盈内心,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的归乡?家乡的山水与文化根植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而传统文化的传承更需要躬行践履与生命印证。春节假期,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成都、南京等地,切身感受了当地文化春节的魅力。



①



④



⑤



⑥

1.2月1日,重庆合川区正在进行舞龙表演《火龙欢腾》。
熊中玉 摄

2.1月31日,在贵州省剑河县革东镇东南村,外嫁的苗族“姑妈”带着她们的丈夫,一起挑着各种礼品回娘家过年。
杨文斌 方鹏/视觉中国

3.北京庙会展出的兔爷。
资料图片

4.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杨柳青古版年画精品展。作品涵盖了杨柳青年画发展各个阶段。图为《富贵有鱼》(清·咸丰)。
资料图片

5.正月初七,成都杜甫草堂梅花绽放,前来赏梅过立春的民众络绎不绝,感受一次与梅花与诗歌的美丽邂逅。
张士博 摄/东方IC

6.正月初五,众多市民和游客在山东省青岛市天后官庙会,看民俗制作。图为一名拿着棉花糖的小朋友在观看糖人制作。
中新社发 王海滨 摄



2月2日,众人瞩目的台北灯会主灯“小奇鸡”晚上进行试灯,灯光秀吸引许多路过民众目光。
联合报系-东方IC



本报记者 李娜

“爷爷,今天您随意出题,我来赋诗,看我是否比去年有长进。”17岁的小文刚刚迈进杜甫草堂大门,便迫不及待地向爷爷赖善成发出挑战邀请。

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俗称“众人生日”,在小文的记忆里,每年的这一天,爷爷都会带着全家人畅游杜甫草堂,凭吊诗圣、赏梅祈福,感悟国学,体味诗韵,这已成为全家人春节期间最为期盼的一项重要活动。

“人日游草堂”缘于杜甫、高适两位诗人一段“人日”唱和的佳话,相传杜甫早年游历时与高适两人结下真挚友谊。后杜甫流寓成都,高适恰巧在蜀州(今崇州)任刺史。上元二年(公元761年),高适在“人日”题诗寄赠杜甫,以表达对朋友思念,其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漂泊于湖湘的杜甫偶翻书信重读此诗,高适早已亡故,睹物伤情,杜甫题诗“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寄托哀思。

至宋以来,每年文人墨客都会来到草堂祭拜诗圣杜甫。明清时期,这一祭拜活动流传更广。清咸丰年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抵蓉后特宿于郊外,在初七日这天,他走进杜甫草堂题就“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一联。此联一出,文人墨客竞相

成都·杜甫草堂——

感悟国学
体味诗韵

效仿,于每年人日云集草堂,挥毫吟诗,凭吊诗圣。

多年来,春节初七日游草堂已成为成都当地春节的一项民俗。辛亥革命后,此俗曾渐衰,直到1992年,杜甫草堂博物馆首倡恢复人日游草堂的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二十五届。赖善成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对这项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尤为情有独钟,每逢春节定要带着全家人赶来“凑热闹”,“日子苦的时候,人们对文化活动毫无余力,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

“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一场别具古风雅韵的活动让年味变得更浓。”正在读高中的小文是个十足的国学迷,上午10点,杜甫草堂祭祀仪式拉开帷幕,盛装仪仗先行,古韵琴声悠悠,庄严肃穆的祭祀队伍缓缓走向大雅堂,主祭人矛盾文学奖得主、四川省作协主席席阿来先生仪庄重地分别完成净手、奠帛、诵读祭文等诸多环节,小文看得认真,每一个动作细节都不想错过。

“人日游草堂”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挖掘“草堂唱和”的新春诗会,当天不仅汇聚了四川省杜甫学会的专家学者、著名诗人、诗歌爱好者,还有普通市民随性参与其中,这是小文最爱的环节,过程中既能领略大家风采、增进学识,还能接触到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赖善成每年都会给出不同的题目,小文则即兴赋诗,总结过去一年的经历,许下新一年的期盼,虽韵脚无法做到十分讲究,但这个坚持了十余年的爷孙互动,让小文觉得十分具有特殊意味。

“新春佳节团圆,一家人坚持传承传统文化,让节日更有内容、更有记忆点。”小文说,虽然眼前这些唐代华服和典礼仪式距离现代生活已有千年之久,但代表了祖辈的灿烂文明,子孙后代都应为传承尽己之力,待他日后成家也将坚持这项习俗。

此时,园林设计十分考究的杜甫草堂内人流汇聚,成串红灯高挂,古典歌舞、诗歌吟诵此起彼伏,与喧嚣的城市车水马龙相比,草堂之内静谧却年味儿正浓,小文搀扶着爷爷奶奶,全家人在以梅林为景,为新年新气象又添一张美满的全家福。

从春天开始,让生活多一分诗意

欧阳

大年刚过,《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即登陆央视频道,想来这是一档受欢迎的节目。

客观说,我不认为诗词背诵会有多大的意义,毕竟理解、琢磨、推敲诗文和背诵是两回事,就算是“诗词大会”相配以高人解读,恐怕也难免有流俗通义之嫌,未必对人们心目中雅致高尚的“文化”有多大益处,反倒是因为大众的追随,实利层面会有相当的新获,因之“弘扬”传统文化的名号或有题外之意也未可知。

不过,相较于众多电视娱乐的所谓“综艺”节目,比如虚实难辨的电视梦游,以及和音乐无关的嗓门大赛,作为层面广众的传播媒体,节目蕴含经典词章无疑值得推崇;乐观地看,无论观众热衷的是竞赛样态,还是华丽辞藻的音韵,事实上都会起到承继、发扬优秀文化精髓的正面效果。

撇开个体偏向一端的倾向,就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学、文化载体而言,比起文人豪头的“梦”,比起市井茶肆经年流行而身披名著,甚或“经典”名号的几部章回故事来,诗词歌赋才是名副其实的华彩乐章。而诗词歌赋的熟读、背诵,即使是电视画影中的“片章”呈现,其本身也有着重温、感受经典诗词之美的实质意涵,是否会教育人民先不谈,引领一种健康、优雅的时尚应该还是有的,正所谓熟读唐诗几百首,不会写诗,但顺口带出灵动、曼妙的诗句来显然是可以有的。考虑到那些网络起哄一时然后又销声匿迹的热词,诸如“蓝瘦香菇”之类,品质趣味何者优雅有趣,何者粗鄙滑稽?自然是一目了然。

而说到商业色彩,在如今的情势下,目测是暂时难以摆脱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有文化意味的“商业”总比赤裸裸的钱眼好不是吗?再者,作为大众平台,针对旧人前行、新人代序成长的现实世界,用一种更受欢迎的方式,重复也好,强调也罢,甚至是对他新生后辈的灌输,达成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总是会将我们指向原来的老路上。

诚然,昔日繁盛的诗歌,不说旧式文辞,即使是新诗,也确实正渐行渐远。然而,再现昔日的华章并不是诗文本身的建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意涵的重张。

不错,现在人们很少书写旧体诗了,或许是面对难以超越的巅峰,放弃了努力尝试,但经典不会消失,我们仍会在内心中热衷于去重复她。这让人想到现在的流行音乐,相信那些追逐的孩子们会长大,一当他们对音乐的理解抬升到新的平台,就会回到长盛不衰的经典道路上——像古典的协奏和交响,以及那些历经风雨洗刷、时光雕刻,演绎着生活世俗情绪的歌谣……心灵深处的文化情怀还是会将我们指引向原来的老路上。

不唠叨“题外”话了。我们在用奢华的美食、服饰等感性概念讲述美好生活的日子里,相信精神层面的愉悦必然还是要复归的,“诗词大会”良好的影响难道不就是这个背景下的回应吗?就像春节,在吃好穿新若干年之后,诗意图生活的叠加不是更好的景色吗?

据讲述西方经典的哈罗德·布鲁姆说,就文学类型有专门研究的阿·弗勒(Alasdair Fowler)称:“活跃的文学体裁总是少数,并遭受各种程度的增删……我们最好将体裁的变动仅仅视为一种审美的选择。”其中所指,更深层的意味,正是超越具体情境的一般审美视野,是就美好生活而言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我们的精神家园。

显然,我们不一定非要局限于某种形式,除了“诗词大会”,除了大众(小众)媒体,我们还可以有广泛的策略为春节添加文化色彩,而文化的情愫也不会停止在春天,她会绵延在连续的、未来的时空里。

那么,从春天开始,给自己的生活,给将来的生活多一分诗意图吧。

